

責任

文秉懿



如是我見

收到舊學生阿庭傳來的照片，展示受傷的左手手腕，只見皮肉上面一片藍，一團青，雖然不是血肉模糊，也是叫人心頭震顫。照片以下附有文字說明：「老師，我給磚頭擲中，手腕關節受傷，幸好算不上嚴重。」

讀了這段訊息，我隨即聯想到被磚頭擲中頭部致死的無辜市民，以及被燒傷的男子。這幾個月我一直擔心阿庭的安危，卻無從幫忙。我問候他，勸告他休息，他拒絕了，其實這個答案是我意料之內。他是一個盡忠職守的執法者，只要挺得住，他絕對不會請假。早前他向我訴苦，開始懷疑自己的信念和抱負。不過發泄一下，不旋踵他就重新整頓情緒，提醒自己的責任。他自幼立定志向，要盡一己之力，維持香港社會秩序。他的英文水平未能達到入職要求，所以我處補習英文。結果他考上了這個崗位，昂然接受挑戰。

阿庭從來沒有預計到，他竟會因盡職責而遭到唾罵、離棄，短時間之內，他收到大量絕交通知。他激憤的是，所謂朋友，竟然咒罵他才滿月的兒子。後來，連他最親密的朋友，也

是我的舊學生，一位救護員，也厭棄他。這個孩子也是從小立志，決心要當救護員，拯救生命。也許是顧念多年感情，他只是疏遠阿庭，並未惡言相向，算是「厚道」。最教阿庭難過的是，他的岳父岳母針對他，冷嘲熱諷，沒有好臉色。我問他：「妻子支持你嗎？」他回答：「當然。」我想像到他在手機上打字時，臉上是綻放笑容的。我回他：「足夠了。」他心裏一定湧起暖流，枕邊人的安慰，是人類對付挑戰的最強支撐。

他愛護妻兒，有一天他跟妻子推嬰兒車逛街，第二天照片就在網絡上出現，當然，還附有個人資料介紹。十分明顯，他被人「起底」了。我唯有叮囑他和家人留意個人安全。他用堅定的語氣語音回覆：「我一定會保護我愛的人，這是我作為男人的責任！」我明白，阿庭早已經不是清澹的中學生，不是只惦記足球比賽結果的車路士擁躉。他成長了，是一個男子漢。

我肯定，在以後的日子，他面對的情況會更加嚴峻，承受的壓力會越來越重，衝擊會加倍侵襲身心。不過，我深信他不會放棄，磨練會把他訓練成「響噹噹一粒銅豌豆」。

阿庭，老師祝福你！

一首《琴緣》一段情誼

石中英



HK 人與事

我和小田都是《大公報》、《新晚報》子弟。小田的母親是《新晚報》副刊的銀記娛編。而我當年亦是《新晚報》、《學生樂園》的小編輯，與他母親份屬同事。我童年時亦曾跟隨他父親黎草田學樂，並在他父親指揮的兒

我前幾天到醫院向小田道別，他知道我的到來，感覺我的說話。但已不能張眼，也不能回話了。在這半年來，我是不多能來探望他，陪他走完人生最後旅程的老友。

童合唱團演唱，故和小田亦份屬同門兄弟。他留給了我們七百首不朽金曲，內裏包括了晚年由我作詩，他作曲編樂的《琴緣》。這成為了我終生的榮幸。去年，這首歌在他最後一次的紅磡體育館個人作品演唱會上公演，由「AO歌王」楊立門現場演繹。

小田出任《琴緣》MV的監製。我三十年前的詩作《琴緣》，成為了小田最後一首作曲兼監製的音樂MV。這亦成為小田和我在音樂藝術上的情誼結晶和生命見證。謹以此詩此曲代表我心，永遠懷念我們的好朋友、音樂大師黎小田。



香港音樂人黎小田十二月一日離世 資料圖片

弦已斷琴不再
鳴奏風雷雨電
春夏秋冬
記得昔日
我把琴在手
為你輕彈細撥

於是明日從東山升起
流水奔往天邊
如今的我乘風西去
令高山悄悄流水無聲
因緣已斷
琴不再不再

貝聿銘：謙虛的建築

方元



流動空間

一些朋友告訴我，他們去蘇州看到貝聿銘設計的博物館時，感到「失望」。在這些朋友中既有業餘的建築愛好者，也有專業的設計師。為何會有這樣的感覺？他們的感覺對嗎？

有這種感覺並不奇怪。人人都知道，貝聿銘是馳名國際的建築大師。既然稱作「大師」，人們便認為他設計的建築也應該有個「大」字，例如「偉大」、「高大」等等。因此，人們自然期望在蘇州看到一座高大閃亮的建築，就像他設計的華盛頓國家美術館東廳和巴黎羅浮宮博物館金字塔那樣。然而「失望」的是，蘇州博物館並非一座可以用「大」字來形容的建築。

建築的歷史通常都是「偉大」的歷史，例如吉薩的金字塔、北京的紫禁城、華盛頓的國會大廈等等。它們從開始策劃到最後建成，目的就是要「偉大」，要比同類的建築更大、更高、更豪華。而且，無論花多少錢、費多少事、建多少年都要做下去，不達目的絕不罷休。

建造偉大的建築，不僅是埃及法老、中國皇帝和美國國會的願望，也是每一個建築師的願望。貝聿銘設計過不少高大的紀念碑式建築，深知建築的意義，為什麼他在自己的家鄉不留下一座「大」字號的建築呢？

這個「為什麼」我一直揣在心裏。說來很慚愧，自二〇〇六年博物館建成後，我一直沒去過蘇州。直到今年五月十七日早晨，深圳大學的南翔教授打來電話，告訴我貝聿銘逝世的消息，約我為報刊寫一篇文章，這才促使我踏上去蘇州的路，帶著揣在心裏十三年的「為什麼」去找答案。

蘇州博物館是貝聿銘晚年時期最重要的一個作品。雖然我聽朋友講述，也看過博物館的照片，但對於建築，這些耳聞眼見都不足夠，必須實地親身體驗才真實。如果僅憑二手資料寫文章做判斷，那是很不靠譜的。

在照片上看，蘇州博物館像是吳冠中的水墨畫。在現場看，它更像是立體派的雕塑。它的確不是一座高大的建築。無論與貝聿銘設計的華盛頓東廳或巴黎金字塔相比，還是與中國其他城市新建的博物館相比，它的身材都小了一碼。

如果不能用「偉大」來形容它的話，那麼該用什麼形容詞呢？我想了好久才找到那個詞：謙虛。是的，這是一座「謙虛的建築」。

貝聿銘說：「時間、文化、地點是建築設計的要素。」蘇州博物館在時間上是二十



貝聿銘設計的蘇州博物館是一座謙虛的建築 作者供圖

一世紀，在文化上是蘇州的建築，在地點上位於老城區。而且，它有兩個尊貴的、不能碰傷一絲一髮的鄰居：始建於十六世紀的拙政園和十九世紀的忠王府。因此，博物館的設計問題不單是造一座現代化的新建築，還必須兼顧相鄰的古建築群以及蘇州的傳統文化生態。

建築師都知道，謙虛的建築比自大的建築更難設計，既難以說服業主接受設計方案，也難以討好大眾。但假如把博物館設計成「偉大的建築」，那麼會怎樣？最可能的結果是：高大的建築形體打破老城區的和諧比例，改變原有的空間尺度和天際輪廓線，對相鄰的歷史建築環境造成嚴重的、難以彌補的破壞。這種令人遺憾的實例太多了，從過去到現在，從北京到香港，隨時隨處都可以見到。

那麼，蘇州博物館能避免重蹈覆轍嗎？在美國做慣大建築的大師能適應中國古城的小橋流水嗎？

儘管貝聿銘第一次在蘇州做設計，但他對於新建築有很清醒的定位。他說：「我在香港設計過中國銀行大廈，其建築形式比較適合香港……在蘇州我得走一條不同的路。」他指出：「在蘇州這樣的古城中做設計，就好比是在羅馬或佛羅倫斯，必須充分尊重古城的風貌。」因此，他提出的定位是：「既能與周圍環境協調，又能展示中國傳統文化的現代博物館」。

在這種指導思想下，貝聿銘採取謙讓的態度，一是嚴格控制建築的尺度，二是精心安排展覽廳的位置，從而避免了新建築對古建築的視覺環境產生干擾。因此，今日在拙政園和忠王府遊覽時，人們可以置身於歷史場景之中，不用擔心現代風格的大樓突然在古建築的屋頂上冒出來，打亂劇情。

除了考慮建築與外部環境的關係，貝聿銘還考慮到博物館內部空間與展品的關係。由於展品主要是小件的工藝品，因此，為了使展覽廳的尺度與展品相襯，貝聿銘特意將建築的比例調整得小一些。

翻開二十一世紀中國建築的詞典，很難找到「謙虛」這個詞。這是一個爭奇鬥艷的時代，高大奇特的建築一座接一座，而且設計難度一個比一個大，例如庫哈斯設計的央視大樓和哈蒂德設計的廣州大劇院。與它們相比，貝聿銘的設計難度是不是比較小呢？

蘇州博物館雖然沒有複雜奇異的造型，但設計難度其實也很大。庫哈斯和哈蒂德是在新城區做設計，是在一張白紙上畫圖，無拘無束。而貝聿銘面對的是一張發黃的、有幾百年歷史的名畫，他既要在古畫上繪出新圖，又不能損壞古畫，因此不能用蠻勁，只能用巧勁兒。

其實，謙虛正是蘇州古典園林建築的傳統和主要特色。古園林講究低調、含蓄、內斂，讓建築融入自然環境，與山水相映生輝，而不是像現代建築那樣鶴立雞群、唯我獨尊。貝聿銘的設計延續了古園林的傳統精神，同時在形式和風格上做出創新。所以，如果你去參觀蘇州博物館，我建議你也去相鄰的拙政園看看。通過比較，你會看到貝聿銘如何用現代的手法演繹傳統園林的意境。那將是一個有趣的體驗，也會對大師的設計多一分理解。

謙虛的建築也是自信的建築，由貝聿銘這樣的大師來做示範就更有說服力。建築師有足夠的自信，才能以謙虛的態度做設計。因為謙虛，才會禮讓，才會尊重相鄰的建築。有禮讓，才有和諧的建築環境。所以，貝聿銘的建築不僅是空間的藝術，也是生活的哲學。

香港文化中心「凡爾賽宮」

陳劍梅



閑旅人

凡爾賽宮最吸引我之處，並非古典法式建築，卻是其採光的設計。宮殿主建築把室內富麗堂皇又精緻的建築細部，融合在溫暖的自然光譜中，每一個角落都散發明靜平和的陽光氣色，處處營造優雅的氣派。十七世紀法國皇帝路易十四的宮廷生活，我在凡爾賽宮內遊人區怎能看見？怎曉得？但清楚記得，我在那裏有一串憾事。

那一年我還在學，因為爸媽要我送妹妹去英國布里斯托讀中學，我使用自己辛苦儲起來的錢買了一張機票，陪她過去。妹妹萬分不願意留學，我便中途帶她去凡爾賽宮。我付出最好的一切為博她歡喜，卻沒有成效，感到很無奈。我仍然永遠深愛她，畢竟留學歐洲不是每一個人的真心選擇。

劇作《驚夢：凡爾賽宮的舊事》在又一山人的平面設計及進念二十面體的簡約影音舞台特效配合下，淡雅平和地從帝國主義者的理想和幻想開始，引領着觀眾進入一個美麗的國度

，漫不經意的同時又讓觀眾好好反思。此作糅合了多種藝術類型的元素，包括昆曲、現代舞、猴子舞、臉譜舞等，透過舞蹈和椅子的微妙關係，以及曼妙的聲色藝，作品與觀眾一起瞬間徘徊在四百年的時空裏，糾纏於慾望與道德規範之間。

跨性別舞蹈家儀態萬千地穿着代表宮廷服飾的白色裙子，很美。我的思想明明已經到達了凡爾賽宮，還未想離開宮殿，陣陣昆曲的妙韻，繞樑餘音，彷彿輕輕地問，人間天堂上，地獄無處不在，究竟四百年間，我們身處何方何境況？旁白道盡玄機……

作品開始的時候歡迎觀眾來到時空交錯的香港文化中心，結束時不忘提醒大家，這是個生生死死的中心、風風雨雨的中心、虛虛實實的中心、真真假假的中心、牡丹亭表態的中心、沒有中心的中心等。背景升起，文化中心觀眾席的椅子都露出來了，舞蹈家站在椅背上，從遠處一路漫遊到後台，才開始謝幕。他們面對着觀眾，背着偌大的紅色觀眾席，平時無人問津的後台，今天成為藝術家心中的中心。



舞蹈家穿着代表宮廷服飾的白色裙子 Vic Shing供圖

賢后富察氏

祝勇



故宮建築

「明宮三案」是皇權體制下開出的「惡之花」，但在後廷的歷史上，帝后之間琴瑟和諧依然不乏其例。紫禁城若評選「模範夫妻」，乾隆皇帝和他的第一位皇后富察氏（孝賢純皇后）無疑是最好的人選。

在富察氏的身上，乾隆見證了最好的自己。富察氏嫁給乾隆時只有十六歲，乾隆也只有十七歲，那幾乎是王朝歷史上最完美的婚姻，門當戶對，郎才女德。那時的乾隆還是皇子，準確地講，他還不是乾隆，而是弘曆，但他是雍正四個皇子中（雍正共有十個兒子，其中六個夭折）最閃亮的一位，十二歲時就出落得眉清目秀，身材頎長的翩翩美少年，被祖父康熙一眼看中，從此祖孫形影相隨，「夙興夜寐，日觀天顏」；而富察氏，亦是出身不俗，因為清代後宮，從選秀女開始就嚴把出身關，「富察氏家族從追隨清太祖（努爾哈赤）開國到世宗朝（雍正）名臣輩出，屢建功勳。曾祖父、祖父不提，她的伯父馬

齊和馬武，皆是一時的要臣，她的父親是察哈爾總管、一等承恩公大學士李榮保，他的弟弟是保和殿大學士傅恒」，可以說是世代簪纓之家，而富察氏自己，不只容貌出眾（她的美貌端莊，至今停留在清代西洋畫家郎士寧所繪的油畫像上），更是品行無雙。《清史稿》記載她「以通草絨花為飾，不御珠翠」，身為皇子的福晉，後來統御六宮的皇后，她居然不戴珍珠翡翠，只佩帶一點花草草作為裝飾，甚至平時連妝都不化，每日素面朝天。但這絲毫不能減損她的美，因為她的美不是包裝出來的。她就是一朵解語花，懂乾隆的心，能化解乾隆內心的煩憂。安意如說她是一個「深諳人心，又甚解意趣的女人」。張宏杰說：「乾隆本身是一個複雜的男人，他所期待的，絕不僅僅是一位聽話的、順從的女人，他需要的，也是一位和他一樣，多側面的立體的有深度的女人。可以

這麼說，富察氏就是這樣的女人。」

婚姻像一面鏡子，看到的是對方，折射的是自己。富察氏這面鏡子裏映出的弘曆，也自然是優雅、從容、舉重若輕，以至於康熙臨終前還念念不忘：「胤禩第二子（弘曆）有英雄氣象，必封為太子」。「英雄氣象」，當是一種恰當的美譽，年輕的弘曆，擔得起來。

終於，父親雍正把弘曆的名字寫進傳位詔書，命人放在乾清宮「正大光明」匾的後面。當雍正正在圓明園倏然病危，人們在他身邊找出詔書的副本，宣布弘曆為下一任皇帝，乾隆正式成為乾隆，富察氏也「升級」為皇后，他們的婚姻，又持續了十三年。

從《心寫治平圖》卷（又稱《乾隆及后妃圖卷》）上，我們可以看見乾隆和孝賢皇后年輕時的樣子。此卷原藏在圓明園，現存美國克利夫蘭藝術博物院，圖卷上畫



電視劇《延禧攻略》中的富察氏與乾隆 資料圖片

有乾隆和他的十二名后妃，其中乾隆與孝賢的畫像，是西洋畫家郎士寧（Giuseppe Castiglione）在乾隆元年（公元一七三六年）所繪，那一年，乾隆二十六歲，孝賢二十五歲，正值風華正茂，未來可期。

乾隆與富察氏，從十六七歲至三十七八歲，他們一同走過青蔥的青春歲月，一同走向中年的靜水流深。乾隆評價富察氏：「二十二年來，孝聖聖母，事朕盡禮，待下極仁，此宮中府中所盡知者」。

乾隆十年（公元一七四五年），皇貴妃高佳氏去世，乾隆皇帝為她擬定了一個

謚號：「慧賢」。富察氏在旁看後，對乾隆說：「吾他日期以『孝賢』，可乎？」

孝賢孝賢，既孝且賢。富察氏把乾隆的生母孝慶皇太后（電視劇中甄嬛的原型）當作自己的母親精心照料，婆婆病時，她衣不解帶地跟前伺候。出身高門顯宦的閨秀尚能如此，讓老太后意外而感動。對後宮，她也頗有寬大仁慈的風範，雖多次經歷過喪子（女）之痛，但對永琰（後來的嘉慶皇帝）的生母魏佳氏，她依然精心照顧，將皇子永琰視如己出。

（「傾城之戀」之六，標題為編者所加）